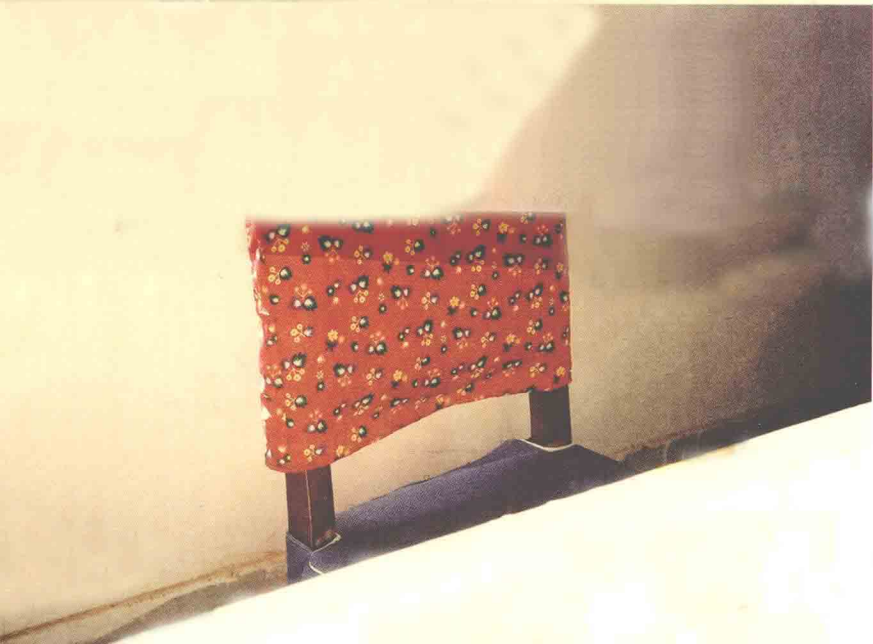


Chá

吃茶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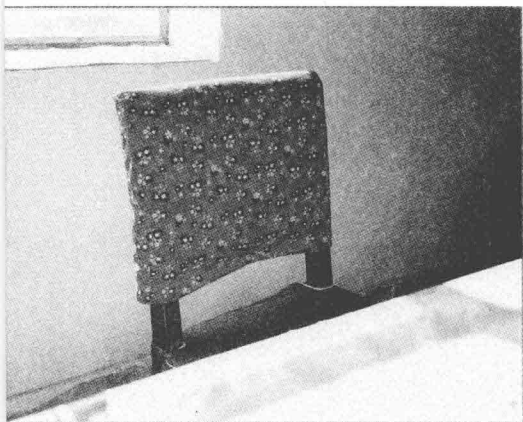
陈赋 编著



每一片茶叶的沉浮，都是一种缘定，不空不昧。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Chá

吃茶去！

陈赋 编著

每一片茶叶的沉浮，
都是一种缘定，不空不昧。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吃茶去! / 陈赋编著. —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
2011.5

ISBN 978-7-5382-8884-1

I. ①吃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茶—文化—中国 IV.
①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9135 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字数: 230 千字 印张: 11½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沈放

责任校对: 刘琛

特约策划: 罗毅

特约编辑: 刘智慧

封面设计: 编号 223

ISBN 978-7-5382-8884-1

定价: 29.80 元

目录

第一辑 品茶知味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关于苦茶 / 周作人 / | 2 |
| 初试美人舌 / 洛夫 / | 6 |
| 宜兴红茶 / 叶兆言 / | 9 |
| 碧螺春汛 / 艾 煊 / | 11 |
| 吃茶的心境 / 车前子 / | 18 |
| 初识铁观音 / 古清生 / | 24 |
| 寻访“大红袍” / 王充闾 / | 27 |
| 喝 茶 / 金受申 / | 30 |

第二辑 文人与茶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说 茶 / 邓友梅 / | 40 |
| 风庐茶事 / 宗 璞 / | 46 |
| 喝 茶 / 杨 绛 / | 49 |
| 文夫与茶 / 李国文 / | 52 |
| 我们吃下午茶去 / 董 桥 / | 57 |
| 茶 性 / 艾 煊 / | 60 |
| 茶诗四题 / 林 林 / | 64 |
| 吃茶文学论 / 阿 英 / | 70 |
| 茶之梦 / 忆明珠 / | 74 |
| 茶之幸运与厄运 / 潘序祖 / | 77 |
| 谈 茶 / 吴秋山 / | 83 |
| 古典名著中的茶香 / 刘心武 / | 87 |
| 茶 缘 / 陆文夫 / | 92 |
| 寒夜客来茶当酒 / 王春瑜 / | 96 |

第三辑 名家茶话

喝茶 / 梁实秋 /	110
喝茶 / 周作人 /	114
俗客谈茶 / 秦瘦鸥 /	118
茶和交友 / 林语堂 /	122
喝茶 / 鲁迅 /	130
喝茶 / 苏雪林 /	132
戒茶 / 老舍 /	135
品茗与饮牛 / 冯亦代 /	137
寻常茶话 / 汪曾祺 /	142
茶在英国 / 萧乾 /	148
茶 / 钟敬文 /	155
我和茶 / 叶君健 /	159

第四辑 茶馆茶事

- 我家的茶事 / 冰 心 / 164
- 坐茶馆 / 舒 湮 / 167
- 大碗茶之歌 / 绿 原 / 173
- “茶园”的内涵与外延 / 郑启五 / 179
- 门前的茶馆 / 陆文夫 / 183
- 防风神茶 / 张抗抗 / 186
- 阿婆茶考 / 陈 诏 / 192
- 泡茶馆 / 汪曾祺 / 195
- 茶淘饭 / 叶灵凤 / 204
- 茶坊哲学 / 范烟桥 / 206
- 北平四川茶馆的形形色色 / 唐鲁孙 / 210
- 茶 馆 / 金受申 / 216
- 老九和老七 / 方 成 / 229
- 茶 馆 / 缪崇群 / 232

第五辑 天南海北

- 惠泉吃茶记 / 姚雪垠 / 240
- 茶意的江南 / 谈正衡 / 245
- 成都文殊院品茶 / 郑启五 / 249
- 水乡茶居 / 杨羽仪 / 254
- 说广东的叹茶 / 牧 惠 / 258
- 大觉明慧茶院品茗录 / 季羨林 / 264
- 喝 茶 / 唐鲁孙 / 273
- 碧螺春梦 / 黄苗子 / 277
- 在假山石后边吃茶 / 车前子 / 281
- 生命里美丽的风景——逛伊朗茶室 / 尤 今 / 285
- 今日庵访茶道 / 袁 鹰 / 291
- 敝乡茶事甲天下 / 秦 牧 / 294
- 上海的茶楼 / 郁达夫 / 301
- 枕翠庵品茶 / 黄 裳 / 305
- 陆羽茶山寺 / 曹聚仁 / 310
- 龙井寺品茶 / 韩少华 / 316

第六辑 禅茶一味

- 茶禅闲话 / 葛兆光 / 322
- 嗜茶者说 / 韩作荣 / 329
- 品茶 / 贾平凹 / 335
- 松子茶 / 林清玄 / 340
- 一杯茶 / 苏童 / 344
- 茶盲 / 阎连科 / 346
- 禅味与茶味 / 柳存仁 / 349
- 无我的茶 / 林清玄 / 355
- 将茶饮成一场宿醉 / 刘醒龙 / 357

第一辑 品茶知味

关于苦茶

/ 周作人 /

去年春天偶然做了两首打油诗，不意在上海引起了一点风波，大约可以与今年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相比，不过有这差别，前者大家以为是亡国之音，后者则是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罢了。此外也有人把打油诗拿来当做历史传记读，如字的加以检讨，或者说玩古董那必然有些钟鼎书画吧，或者又相信我专喜谈鬼，差不多是蒲留仙一流人。这些看法都并无什么用意，也于名誉无损，用不着声明更正，不过与事实相远这一节总是可以奉告的。其次有一件相像的事，但是却颇愉快的，一位友人因为记起吃苦茶的那句话，顺便买了一包特种的茶叶拿来送我。这是我很熟的一个朋友，我感谢他的好意，可是这茶实在太苦，我终于没有能够多吃。

据朋友说这叫做苦丁茶。我去查书，只在日本书上查到一点，云系山茶科的常绿灌木，干粗，叶亦大，长至三四寸，晚秋叶腋开白花，自生山地间，日本名曰唐茶（Tocha），一

名龟甲茶，汉名皋芦，亦云苦丁。赵学敏《本草拾遗》卷六云：

“角刺茶，出徽州。土人二三月采茶时兼采十大功劳叶，俗名老鼠刺，叶曰苦丁，和匀同炒，焙成茶，货与尼庵，转售富家妇女，云妇人服之终身不孕，为断产第一妙药也。每斤银八钱。”按十大功劳与老鼠刺均系五加皮树的别名，属于五加科，又是落叶灌木，虽亦有苦丁之名，可以制茶，似与上文所说不是一物，况且友人也不说这茶喝了可以节育的。再查类书关于皋芦却有几条，《广州记》云：

“皋芦，茗之别名，叶大而涩，南人以为饮。”

又《茶经》有类似的话云：

“南方有瓜芦木，亦似茗，至苦涩，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。”

《南越志》则云：

“茗苦涩，亦谓之过罗。”此木盖出于南方，不见经传，皋芦云云本系土俗名，各书记录其音耳。但这是怎样的一种植物呢，书上都未说及，我只好从茶壶里去拿出一片叶子来，仿佛制腊叶似的弄得干燥平直了，仔细看时，我认得这乃是故乡常种的一种坟头树，方言称作枸朴树的就是，叶长二寸，宽一寸二分，边有细锯齿，其形状的确有点像龟壳。原来这可以泡茶吃的，虽然味太苦涩，不但我不能多吃，便是且将就斋主人也只喝了两口，要求泡别的茶吃了。但是我很觉得有兴趣，不知道在白菊花以外还有些什么叶子可以当茶？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“山有栲”一条下云：

“山樗生山中，与下田樗大略无异，叶似差狭耳，吴人以

其叶为茗。”

《五杂俎》卷十一云：

“以绿豆微炒，投沸汤中倾之，其色正绿，香味亦不减新茗，宿村中觅茗不得者可以此代。”此与现今炒黑豆作咖啡正是一样。

又云：

“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人汤，云其味胜茶。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。闽中佛手柑橄榄为汤，饮之清香，色味亦旗枪之亚也。”

卷十记孔林楷木条下云：

“其芽香苦，可烹以代茗，亦可干而茹之，即俗云黄连头。”

孔林吾未得瞻仰，不知楷木为何如树，惟黄连头则少时尝茹之，且颇喜欢吃，以为有福建橄榄豉之风味也。关于以木芽代茶，《湖雅》卷二亦有二则云：

“桑芽茶，案山中有木俗名新桑萸，采嫩芽可代茗，非蚕所食之桑也。”

“柳芽条，案柳芽亦采以代茗，嫩碧可爱，有色而五香味。”汪谢城此处所说与谢在杭不同，但不佞却有点左袒汪君，因为其味胜茶的说法觉得不大靠得住也。

许多东西都可以代茶，咖啡等洋货还在其外，可是我只感到好玩，有这些花样，至于我自己还只觉得茶好，而且茶也以绿的为限，红茶以至香片嫌其近于咖啡，这也别无大道理，单因为从小在家里吃惯本山茶叶耳。口渴了要喝水，水里照例泡进茶叶去，吃惯了就成了规矩，如此而已。对于

茶有什么特别了解，赏识，哲学或主义么？这未必然。一定喜欢苦茶，非苦的不喝么？这也未必然。那么为什么诗里那么说，为什么又叫做庵名，岂不是假话么？那也未必然。今世虽不出家亦不打诳语。必要说明，还是去小学上找罢。吾友沈兼士先生有诗为证，题曰《又和一首自调》，此系后半首也：

端透于今变澄澈
鱼模自古读歌麻
眼前一例君须记
茶苦原来即苦茶

初试美人舌

/ 洛 夫 /

时光恰好是暮春三月，地点是一家号称“白云茶馆”的茶肆。该店位于距乌来仅一公里的途中，前有茂林修竹，背临清流潺潺的南势溪，风景不恶。我们应邀来此品茗小叙，在青山绿水之间，初试新茶，其兴味并不输于古人的兰亭修禊，不同的是王羲之他们一边饮酒，一边吟诗，而我们只是纯吃茶。

白云茶馆不仅出售茶叶茶具，而且兼营客栈与茶座，以供去乌来游览之路人打尖，或饮茶小憩。我们这次茶叙设在二楼，拾级而上，只见面积颇为宽敞的楼房，除了中间置有几张围成方形的桌子外，别无其他摆设，好像一幅留白过多的画，不免有点空旷之感；幸好窗外的青山，楼下的流水，帮忙填补了一些空白，使得楼中平添不少野趣和生意。

当年兰亭的集会，据说是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，想必热闹得紧；而这天我们只到了八仙，加上为我们表演泡茶艺术的几位茶道专家，总共才不过十来位。人数虽少，品茗却需

分组进行。我与张梦机、张晓风一组，共享一壶茶，由诗人季野与品茗高手王昭文先生轮流主持泡茶。日本茶道讲究形式，品茗者谨慎戒惧，面无表情，一副参禅的样子，哪有一点饮茶的趣味。我们虽也正襟危坐，心情却是轻松的，在谈笑中欣赏泡茶者煮水、温杯、洗茶、冲泡，然后——注入杯中的各道必要手续。

我们尝到的第一泡茶，是今年尚未上市，由王先生私人享用的冻顶春茶。茶叶呈深褐色，看来毫不起眼，经过泡制后，盛在白色的小杯中，即泛成金黄色的液体。举杯一闻，一股清香冲入不设防的鼻道，竟然使人产生一种惊艳的迷惘。“惊艳”二字也许措辞有点夸张，但这种感觉的确存在，而且一直延伸到衔茶入口之后。茶味相当浓烈，虽由水泡，这时已非原水了，只感觉到衔在嘴中的乃是一件活生生的、有形体的事物。开始是清香温热，继而感到黏黏地滑润，徐徐通过喉管后，再由丹田涌出一股既暧昧而又确切存在的甜美。有人说饮茶会醉，过去我不相信，这次才真正体验到；这种醉不但是生理上的，而且也是心灵上的。

谈到茶艺，我纯是外行，平日也喝茶，但用的茶具是一只巨型玻璃杯，可供牛饮，茶艺则免谈，饮茶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求其清香而已。这次尝到专家泡制的冻顶乌龙，才领略到饮茶的另一境界，他们的手艺绝非乌龙。晓风啜过第一道春茶后，脱口赞道“曾经乌龙难为水”，我立刻和以“除却冻顶不是茶”，说得大家都笑了。

这次茶叙的主持人希望品茗者凭各人的感觉，为每一种

茶起一个名字。我初尝春茶，骤然入口，仿佛伸进一条香软而温润的舌尖。这种茶，色香味都很迷人，故我称之为“美人舌”。贾宝玉初试云雨情，是一种形而下的情欲的冲动，我的初试美人舌，则是一种形而上的感觉的升华。这个名字虽不够含蓄，但用来比拟我最激赏的那壶茶，是再贴切不过了。